

阿城福源

黑龙江 第47期 2012年1月13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
邮件, 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
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
真相!

世人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到来之际, 明慧网纷纷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明白真相的世人寄来的贺卡、贺词, 以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新年问候。(由于版面有限只能刊登几例)

四川明真相的世人全家祝福大法师父元旦快乐! 新年好!

尊敬的李大师您好! 我们夫妇不幸都患了绝症(一个肺癌晚期, 一个直肠癌晚期), 有幸我们的亲人是您大法弟子, 把您的法轮功真相告诉我们, 并告诉我们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就会转危为安。谢谢师父及您的法轮大法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谢谢您救了我们! 也希望每一个中国人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给自己一个得救的机会。



明真相的现役军人恭祝李大师元旦快乐!

李大师辛苦了! 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浊世里, 能够听闻大法真相, 知道还有这样一群出污泥而不染的世外高人, 我们感到很惊喜! 几十年来中共给人们灌输的邪恶无神论毒害了大批的中国人, 人们失去了明

辨是非的能力, 如果不是李大师的慈悲救度和大法弟子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讲真相, 我们不知要被邪党精神绑架到何时! 生命的归宿将在哪里! 很可怕! 在这里我们衷心感谢李大师把我们在地狱里拉了回来, 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明真相“三退”后的河南三门峡地区司法工作人员恭祝李大师元旦快乐!

感谢李大师的慈悲救度! 请李大师放心, 我们一定正告那些还不清醒、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的那些恶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 迫害善良的罪业必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恶果, 也会给身边的地区带来灾难, 生命的永远也将在地狱里经受无穷无尽的煎熬! 只有反思忏悔, 弃恶从善, 才能得到神的救赎, 才能给自己一个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 ◇

法轮大法使恶性肿瘤患者起死回生

哈尔滨市阿城区红星乡普通农民二波(化名), 五年前在外面打工, 一天头疼的不能动, 动一下就吐, 躺着翻身都不行。经哈医大确诊为恶性肿瘤, 肿瘤长在大脑和小脑之间的脑干上。医生说肿瘤长的位置不好, 不能下来手术台也不保; 而且手术后最多能活6个月。家人商量后说: 他那么年轻, 只要能有一线希望也不能放弃。于是家里把房子、地、车、牛都卖了, 手术花了5—6万元。术后每天还要吃60多元钱的药, 也不管用, 再后来大夫就劝二波别吃药了, 没用。

手术后的二波简直是面目皆非, 五官严重变形, 嘴歪到左腮帮子上, 上下牙错位; 右眼珠挤进鼻梁子里去, 只剩下瘪瘪瞎瞎灰不灰白不白的肉, 看不见眼睛, 很吓人, 只好戴个眼罩(就象独眼龙), 右侧太阳穴塌下一个大坑, 四肢神经不灵敏, 就是冷热都没感觉, 不能说话全身还颤抖; 瘫痪在床完全不能自理, 全靠人伺候。

就在全家人都极其痛苦的时候, 二波有个姨, 亲眼所见法轮功的神奇, 就去找法轮功学员说: 二波的病太重了, 我们也不指望他能好, 只是觉得他太年轻了, 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求你们教他炼法轮功吧, 不好也不怨你们, 就是死马就当活马医。二波当时的状况别说炼功, 就是坐着, 后背还得靠着东西才能坐一会儿。但是法轮功学员起早贪黑的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教他炼功, 一分钱不收, 希望他好起来。法轮功学员的善心深深感动了二波, 同时也坚定了他炼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可是人要想学好、要想修炼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听说二波炼法轮功, 他的叔叔、大爷等亲属受中共谎言毒害, 出面阻止说: 这么重的病在大医院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治好, 这法轮功就能治好? 可别病没治好再走火入魔了, 那可就更麻烦了。二波心里明白, 这是一群多么好的人啊! 这个功



法肯定好, 我炼定了!

也许是二波的诚心和对法轮大法的正念感动了上苍, 炼功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了, 塌陷进去的右眼觉得不舒服, 也就是有知觉了, 于是就把眼罩摘掉了, 僵硬的舌头软了, 再后来能说话了, 随着炼功的不断深入, 二波一天比一天好, 几个月后, 二波不用人伺候完全能自理了, 右眼睛恢复了原位, 而且也恢复了视力, 嘴也恢复了正常位置, 塌陷的太阳穴也长平了。

二零一一年, 当年那位主治医生听说二波还活着, 十分的惊讶, 连称神奇! 神奇! 看到二波这神奇的变化, 很多人都炼起了法轮功。

采访结束时, 二波充满感激的说: 一定要写上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谢谢同修的帮助, 快把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告诉所有人。◇

阿什河畔的悲歌 追忆已故的法轮功学员

本文向您讲述的只是阿城区部份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恶人迫害的真实故事。尽管有的迫害案例发生在多年之前，但是中共恶人的罪恶，绝不会被岁月掩埋。



苍天有泪 顿降大雪 为他送行……

十年前，他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在哈市长林子劳教所遭受了非人的酷刑折磨又被打了毒针后，劳教所急忙把他送回了家，家乡医院的大夫又连续注射了四针不明药物，致使这个年轻的生命，在极其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鞠亚军，男，阿城区玉泉镇普通农民。他为人忠厚、老实，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好人。只因他坚信“真、善、忍”，在被酷刑折磨了近三百多个日夜后，含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鞠亚军的老父无法接受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状，他欲哭无泪；可苍天有泪，顿降大雪，为死去的大法弟子送行……

二零零一年一月，鞠亚军又一次被当地片警以开会为由骗至玉泉镇派出所，一顿拳打脚踢后，又被绑架到阿城区第二看守所，在那里他被强迫两臂向后伸直，腰弯九十度，头向下低，撅着，狱警看着，动一下就遭毒打，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集训队，三天三夜被捆绑在铁椅子上不许睡觉，否则就惨遭毒打。八天后，又被送到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迫害。在长林子劳教所他绝食反迫害，惨遭野蛮灌食。鞠亚军的嗓子已经被扎烂了，肿得已经插不进去管子了，灌食的四个犯人都看不下去了，下不去手灌了，就给他打了毒针。几天后又把鞠亚军拖到长林子劳教所卫生院，约晚九点多钟才被送回，但已昏迷不醒。从下午二点多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在长林子劳教所卫生院，究竟打的什么针？用的什么药，遭受了什么酷刑迫害，只有监狱的狱警心知肚明。从那天起，鞠亚军就抬不起头来，处于神智不清状态。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哈市长林子劳教所一行四人将奄奄一息的鞠亚军拉到玉泉镇政府。逼鞠亚军的姐姐快签字，并叫嚣不签字就把人拉走。姐姐兄弟瞪着大眼睛，张着嘴不能说话，手耷拉着，裤子被尿水

沁透了，心一软就签了字。

鞠亚军连夜转到阿城区人民医院抢救，在住院处五楼，一个约五十多岁的男大夫接收的，此人长脸、白头发、背有些弯。家属从药局取回药，由值班护士给打点滴，鞠亚军没有异常反映。过一会儿那个男大夫来了，手里拿一支很粗的针管，装满了黄褐色的不知名药水，进屋不检查也不问诊，就往鞠亚军的手腕静脉注射，可是打完此针鞠亚军大口大口的喘气（与在长林子劳教所打毒针后反应是一样的，大口大口的喘气）。结果鞠亚军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家属强烈要求下，又转到哈市医大二院救治。那个男大夫临出门时又给鞠亚军打了一针（黄褐色药水），在救护车上又打了一针，救护车上护士跟随，但还是男大夫亲自注射。短短几小时共注射了四次那个不明药物。大约晚十点多钟到哈市医大二院。出人意料的是，全省最大的医院居然两个小时没有值班大夫接诊。就这样，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早四点多钟，在没有出示死亡证明的情况下，就说鞠亚军死了，紧接着来个收尸的人，强行把体温尚存、肢体还柔软的鞠亚军推进了太平间冷冻室。李亚茹跟收尸人苦苦哀求，才把鞠亚军的尸体从太平间里抢了出来。几经周折把鞠亚军的尸体运到了阿城区舍利乡太平沟王艳秋和隋景江家。

次日一大早太平沟的屯长、村长、村支书；舍利乡派出所正、副所长、舍利乡政府；玉泉镇政府（鞠亚军的家乡），阿城区公安局、六一零、国保大队、阿城区政府、阿城区政法委书记王凤春也来了，但没下车；六一零的吴达、林鹏、徐启会、毕淑芬以及上下各个部门大小官员约六、七十人，把这个农家小院团团围住。舍利乡派出所出面要把鞠亚军的尸体抢走，遭妻子李亚茹阻拦，警察要挟说：不让拉走，定你个移尸罪，把你

抓起来，然后又转向王艳秋说：你是窝藏罪，并欲绑架王艳秋和隋景江夫妇。就这样从早上八点一直僵持到下午二点多钟，最后鞠亚军的尸体还是被他们抢走了。当时围观的人太多了，几乎把大道都堵了。在场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人间悲剧，就在鞠亚军的尸体被抢走的瞬间，老天顿降凄雨夹着鹅毛大雪。这时人群中有人喊，看哪，老天都哭了！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几天的功夫就给迫害死了，连尸首还不放过，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共产党太没人性了！就这样邪党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开着车，在人们的咒骂声中消失了。

鞠亚军的妻子从哈医大二院早上四点一直守护着丈夫的尸体，没离开过一步。孩子那么小，她又没有工作，今后怎么生活？她多么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可是盼来盼去，最后连丈夫的尸体都被抢走了，她实在承受不了这致命的打击！她决意逐级上告，为丈夫的死讨个公道。阿城区六一零吴达、林鹏等人得知李亚茹要上告，曾几次恐吓李亚茹说：你再告就把你抓起来。在当地状告无门的情况下，李亚茹决意去省政府上告，可是所到之处都不受理，她又去请律师，有位好心的律师透露：你别告了，回家吧，上边早已下了通知，你的案子不许受理。

后来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几经周折终于在阿城区人民医院太平间里见到了鞠亚军，发现鞠亚军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有好地方。前胸淤血最多，后脑部位有一寸见方的洞，脑骨掉了一块，惨不忍睹！两天后官方强行火化。据目击者说，大批警察开着警车、摩托车在前边开道，路的两边全是武警，押送着鞠亚军的尸体开往火葬场，那阵式相当恐怖。没做亏心事，为啥如此兴师动众？！

鞠亚军被迫害死后，各级六一零、派出所并没有放过李亚茹母子，每到邪党所谓敏感日，派出所的片警都要到家骚扰。十年来，李亚茹母子相依为命，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